



辣椒

黄孝纪

故乡人口味重,嗜辣。夏秋间,菜园里有青辣椒红辣椒,家家户户没有哪天不吃辣椒菜,纵然饭热菜辣,吃得满头满脸大汗淋漓,辣得龇牙咧嘴,喉咙冒火,仍管不住筷子管不住嘴。冬春两季,新鲜辣椒固然没有了,红红的辣椒灰是有的,坛子里的腌剁辣椒、腌酸辣椒是有的,还有那些晒干了的白辣椒皮也是有的,即便煮个白菜萝卜,也要放两调羹辣椒灰,红红辣辣的,看着就香,就有了好胃口。

小时候,每年深秋拔了辣椒树之后,我便开始怀念吃新鲜辣椒的日子,只是这样的怀想,要过漫长的大半年才能重现。我也盼望着端午节的到来,因为我知道,端午节前,菜园里尚且矮小的辣椒树,有的已经开出零星小白花,结出小辣椒了,若是运气好,过节这天说不定还能吃上新辣椒。

春日里,萝卜白菜已然开花。家家户户挖菜园,点栽种夏日菜蔬。故乡的夏日菜园通常是这样:菜园的四周,插满了高挑的豆角木,交织成网状,木棍下密集种了长豆角、娥眉豆、丝瓜、苦瓜诸菜;里面则蒔辣椒、茄子、苋菜……还有姜葱,应有尽有,最多的自然是辣椒。豆角木上渐渐爬满藤蔓,成了一道严实的绿篱,篱上留一开口,挑浚浇菜,进园摘菜,都从这里出入。当这些菜蔬盛开花朵,白的白,黄的黄,紫的紫,菜园也成了热闹的花园,整日有野蜂嗡嗡,蝴蝶蹁跹,鸣鸟飞来飞去。

园里的辣椒树长得高高,密叶如盖。枝叶间,大辣椒、小辣椒、辣椒花一同呈现,数量繁多。盛夏的早晨,露水盈盈,阳光晴好,我的母亲每天都要从菜园里摘来满满一大篮子,青辣椒,长豆角,茄子,苦瓜,丝瓜,苋菜……鲜嫩鲜嫩的,尤以辣椒和长豆角居多。故乡的辣椒大若拇指,长短适中,皮薄籽多,斜切成片,翠皮白籽,无论炒茄子、炒豆角、炒苦瓜、炒丝瓜,味道辣辣的,都好吃。若是炒青蛙、炒田螺、炒鱼虾、炒泥鳅黄鳝、炒猪肉,更加妙不可言,我是连菜碗里的辣汤都要用饭团擦拭干净吃了,鼓腹而乐。

青辣椒盛产的日子,家里一时吃不了,母亲在赶圩的时候,就会挑上菜篮一担去卖掉。平日里,她会挑选一些品相老的辣椒稍稍蒸熟,撒上盐,晒成干辣椒。这样的干辣椒,白白的,也叫白皮辣椒,能长久贮藏。在冬日里,用白皮辣椒拌上黄豆酱蒸扣肉,那是故乡的特色佳肴。

整个儿的青辣椒在油锅里爆炒,用菜勺压瘪压烂,略略炅水,佐以干豆豉和葱蒜诸调料,咸咸辣辣,香气呛鼻。这便是无人不爱的爆辣椒,也叫压辣椒。若是将辣椒在柴火上煨烤至焦熟,而后放进白钵里拌上调料抖稀烂,就成了抖辣椒,又是别种风味。

菜园里的许多辣椒渐渐青得转乌发红,便到了腌剁辣椒的时候。红辣椒摘来,积攒一

篮半筐,清洗晾干去蒂,倒入干爽の木碗盆,用磨利的盾刀(长柄竖直,刀刃朝下如盾)盾剁,刀声密集。盾剁好的辣椒,红红的辣椒皮大小如同婴儿指甲盖,籽粒金黄,杂糅在一起,十分鲜艳,和上盐后,腌入瓮中。通常,当此之时,母亲还会挑选一些个儿大的青辣椒和红辣椒,我们叫泡子辣椒,划开一个口子,用调羹塞进盐,一同腌上。这样的辣椒,又叫腌全辣椒。剁辣椒瓮里,还会腌上长豆角、干茄子皮、刀板豆、冬瓜皮等多样菜蔬。

这些新腌的辣菜,脆嫩,香辣,偏咸,红、黄、翠、紫、白,色泽丰富可爱。喝早茶,喝中午茶,掏一碗腌菜出来,嚼得嚙嚙响,味道浓郁。腌辣椒菜也是很好的下饭菜,哪怕家里不煮菜,有了这东西,也能呼噜呼噜吃下几碗热饭。若是用腌剁辣椒炒鸡蛋鸭蛋,或者干鱼虾泥鳅,则堪称味中上品了。

酸辣椒,家家户户也会腌上一坛两坛,或是腌乌青的辣椒,或是腌红辣椒,或两者兼而有之,泡在酸水坛里,都好得很。酸辣椒开胃,掏出来既可拿着零吃,也可拌饭,切碎后与荤腥同炒,无不好吃。酸辣大肠,酸辣猪肚,村人无不喜爱。

要想辣椒树经久不衰,需浇水淋淤勤快。为免菜园里的水分蒸发得过快,村人常割了茅草,铺在辣椒树下面。三伏天炎日如火,泥土干裂,辣椒树叶晒得蔫蔫的,挑水灌园就成了每天的当务之急。在暑假里,我就常干这个活,挑一担桶子,拿一个瓜勺,到附近的溪圳舀水,挑到菜园,每一株辣椒,每一株别的菜蔬,都一一浇遍,如此往返,将整片园土灌得透湿。当然,这样的毒日底下,我也是浑身汗得透湿,晒得头皮发麻。

辣椒树慢慢老去,红辣椒多了,青辣椒反倒看起来少了。一篮半篮的红辣椒,或用针线穿过绿色的辣椒蒂,一圈圈串起来,挂在门口竹篱上晒干。或者就直接铺在簸箕里,团箕里,放禾场上、门口空坪晾晒。红红的干辣椒在石白里捣成辣椒灰,是家家户户一年到头煮菜的好调料。在乡间,辣椒灰也常用来治风寒感冒。谁要是淋雨了,着凉了,鼻塞了,熬一大碗姜汤水,加两调羹辣椒灰,通红如火,趁热喝下,出一身大汗,哎,好了!辣椒灰滚霉豆腐,坨坨红辣,香气扑鼻。

到了深秋,菜园的绿篱变得枯黄而萧疏,长豆角、苦瓜、丝瓜的藤蔓渐渐死去。辣椒树也是叶儿稀疏,结的辣椒就如指节,又短又小,少有个大又长的。有时,一场大霜突然而至,一夜之间,整块园土里的辣椒树叶全都死去,一片乌黑,蔫蔫的。辣椒树悉数拔了,摘下那些细细小小的秋辣椒,用瓜勺或者小竹篮装了。这些辣椒甚至小得挨不了菜刀,干脆爆炒几回压辣椒,这是这一年新鲜辣椒的最后谢幕。

2018年5月7日 星期一
 编辑:何 芬 版式:欧阳梅 校对:苏丽萍

爱是一朵花

肖 进

父亲脑溢血住院治疗,花光了家里的积蓄。父亲出院的那天,哥哥毅然辞了职。面对众多亲朋好友的不解与反对,哥哥给出了一个牵强却让人无以反驳的理由:他要经商做生意,在父亲的病复发的时候,他有足够的钱为父亲治病。

哥哥是教师,勤奋努力,工作出色,很受领导赏识,前途一片光明美好。其实,哥哥的人生里,从未涉足过经商,甚至他平时聊天的言语里,都不曾涉及经商的内容。我们百思不得其解,不知道哥哥何来的底气与自信,能够让他自信在浩瀚的商海里赚到他所认为的足够多的钱。

很快,哥哥就用事实证明,他对经商一窍不通。他仅仅只是在家里开了一间小卖部而已,卖些日用品,兼带少许的文具。这样的小卖部,可谓是遍地开花,大街小巷都有。退休在家的老年人,守着小卖部,赚点零用钱是可以的,但哥哥要靠小卖部赚大钱,真的好难。

哥哥在学校里的时候,待人接物彬彬有礼,与同事和睦相处,对待学生和藹可亲。有一次,我去学校里找哥哥,门卫大叔听我说出哥哥的名字,连连竖起大拇指,说,你哥哥真是一个好

老师,不仅教书本上的知识,还教学生们怎样做人做事,他还说他非常幸运,因为他的女儿就在哥哥任教的班级。看得出,他说的话是真的,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那种笑发自内心,不是为了讨好而虚伪的笑。

正因为如此,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,听说辞职后的哥哥开了间小卖部,都来照顾哥哥的生意,只要哥哥小卖部里有的东西,他们宁愿绕路过来,也不去别的地方买。渐渐地,哥哥的小卖部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办公文教专卖店。

不了解的人都说哥哥老谋深算,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,来商场捞金。有一天,我问哥哥:别人的猜测是对的吗?

哥哥沉默了一下后告诉我,父亲住院的时候,他和医生谈过,父亲的病随时都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复发,脑溢血最容易晕倒,这个时候就怕没有人在父亲身边,而错过送父亲去医院的最佳抢救时间。所以,哥哥选择了在家里开店,随时都陪伴在父亲左右。

我想,哥哥的爱就是一朵花,不管花开在何处,每个在花旁的人,都能感受到花的芬芳。

党校的香樟

陈 玲

入学的第一堂课,班主任陈老师如数家珍,向我们介绍校园内的风景名胜:银杏林、荷塘、老式建筑……可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,我心里却容不下任何其他,满心满眼的,全被香樟的绿灌得似乎要满溢。

沿着沥青路一直到教学楼,牵引我的,是条状的绿,像极了一条绿波潋滟的小河,别的小河都在地上淌着,可这条绿色的小河,却荡漾在半空中的微风里,粼粼的绿波,光彩熠熠,晃得人眼迷离。就这样,不要睁眼吧,静静地听着耳畔响起的沙沙声,轻轻地,柔柔地,一波接一波,自会引领着你渡向小河的深处。

一路漫步向前,微风中淡淡的樟木清香迎面而来,拂过眼眸,轻抚发丝,衣袂飘飘间,竟浑然不觉已置身于树的怀抱。黝黑粗壮的树干围绕身侧,横一排,竖一排,坚定挺拔。有些笔直向上,直到快要接近天空的时候才分散出枝枝蔓蔓;有些早早地将树干分叉,碗口粗的树杈让人有斜躺在上面看月亮的冲动;有些粗壮的树枝像一条条有力的臂膀,老远就向你直直地伸过来,真想架上一副秋千,在这坚实的臂膀里荡出最欢快的笑声。一棵一棵,枝干分明,苍道有力,无声但不沉默,虽各有各的位置,各有各的姿态,却共赴同一个使命,无论粗的还是细的,枝干一律齐心协力地努力向上,直把一头浑圆浓密的树冠高高托举到半空,让它浸泡在阳光里。抬头仰望,头顶密密匝匝的绿叶连成一片,分不清你的我的,让人望不见天空的模样,只是那透过叶缝间的光晕,一泻而下,直把人从头到脚浇个通透,整个身心被笼罩其中。恍惚间,想起当年的三毛是不是也是因为身心被融于这树间,才深深地感怀,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,没有悲欢的姿势,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,一半洒落荫凉,一半沐浴阳光。人物有界,此时真想变成另一棵樟树,去问问身旁的它们,

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如此淡然立于天地间,是否也有悲欢,是否也懂离合,顺便也看看它们有什么要问我的。

也许是因为香樟花太不起眼,人们一直无视于它的存在,将它忽略在浓密的叶间。可香樟花却像个顽皮的孩子,最喜欢玩的是躲猫猫的游戏,静静地潜伏在叶间,待你漫步树下,如糯米粒般的香樟花便会蹑手蹑脚地飘落,悄然藏于你的发丝间,衣衾里。我常看见走在身前的同学头顶着香樟花,疾步向前却浑然不觉,忍俊不禁间总会下意识地撩撩自己的头发,将发丝间的花粒抖落。别的花都是一朵一朵的,而香樟花却是一粒一粒的,可定睛一看,六片淡黄的花瓣欣然舒展,花瓣间探出点点粉黄的花蕊,无一可缺,精致独到,淡雅的清香丝丝缕缕萦绕鼻尖,沁人心脾。

雨后的清晨,也是工人阿姨们最忙碌的时候,“刷——”,“刷——”,“刷——”,满地的树叶夹杂着糯米粒,泛着湿漉漉的光,被扫成一堆堆。一夜春风一夜春雨,该有多少花叶被风吹雨打去啊!举目相望,却见叶盎然,花依旧,层层叠叠,沐浴晨光。真想问问它:风雨来袭时,花叶飘落间,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,让新的花叶又遍布枝头,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,如此淡定,如此骄傲?

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上回望天际,整个校园与天相接的天际线,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绿色弧线,如小河淌水,微风中,绿波轻漾,艳阳下,波光粼粼。蓝蓝的天空中翻滚着团团浓密的绿,蓝得那么纯粹,绿得那么深远,竟让人看痴了去。

坐在教室里,窗外摇曳着的,还是绿。这绿,就在身侧,探身窗外,触手可及,也许是因为离得近了,便没了在半空中的高冷,温和地在窗外随风摇曳。连洒落在绿叶上的阳光,也格外轻柔,暖暖地洒进教室,照在讲台前陈老师笑容可掬的脸上。